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蒲城縣志序

余以己卯歲受知於宮詹嘉定錢竹汀先生時公方修輯元史每向余言方志之難難于史志蓋史志務在簡該方志務在詳核一事不舉將有絀漏之弊又言之者無過而聞之者足以考驗得失實爲撫民出治之龜鑑宋時方志有范成大吳郡志施宿會稽志羅愿新安志皆不下數十卷唯潛說友臨安志卷帙益繁而惑于釋氏果報之說采錄多妄且爲賈氏私人其書雖傳而不足以取信陝志明有韓邦靖朝邑志康海武功志孫丕揚富平志並卓然有名當世然又意在工文而稽古或略夫山川宮室邱墓碑

銘鄴道元猶以之考証古今水道寧紀十方土地而置之
弗論是則語焉不詳與擇焉不精其病相等又何足以供
輶軒之採歟蒲邑在漢爲重泉蓮芍二縣地洛白二水之
所經魏隋以來久爲赤邑唐則陵寢所在並置折衝府五
其故址在賢相懷仁崇德善德溫塘諸里之間今鄉保戶
口甲于馮翊人文日出甲科漸多而

國家惟正之供亦于是稱最是并非因陋就簡僅一隅之地者
可比余以己亥歲奉憲檄改調斯邑閱今三載數習是方
風土幸不爲輿情所鄙暇日稽考舊志自康熙某年以後
司土者未遑編輯邑之賢士大夫深慮文獻缺略無以資

考証而守官於是者苟欲諮悉典故灼見人情風會之殊
其道無由余用是以修志爲已任因公事至會城謁大
中丞弇山畢公以是爲請公曰此賢有司之責也適同
年友長洲吳舍人竹嶼來主關中書院晨夕過從相與商
確古今具藁是正多所增益凡若干卷夫不考古不足以
言今不論人不足以言政今所志自地理沿革以及古蹟
人物舊章新制之班班可考者犁然具備雖未敢云簡而
有法然而取材慎擇凡裨官野乘近於譚言勦說者無敢
雜焉詳而不流於冗核而不失於正庶其無忝我師之教
歟他日繼余後者按籍以稽而興利除弊之政舉而措之

裕如矣書成將彙而刻之爰記其歲月以爲緣起云時
大清乾隆四十七年辛丑孟夏知蒲城縣事萊陽張心鏡撰

蒲城縣志

原序

縣志修於順治庚寅至今十有七年矣山川土田如故也其間宦蹟之更遷人文之進縮天時之豐歉風俗之轉移月異而歲不同職有槩於中久矣然未遑也會闕門狄老大人有輯九屬郡邑志之舉檄取志書爲藍本如昔五代各有史一經歐陽文忠公之手筆遂可繼史漢而膾炙千古但缺畧不備何以供筆削之資乎於是商之李雲伯先生搜集補綴梓成全書蓋以前志出生手依例取義不必更起鑪作竈也詩云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況老成人具在其所表著當必有爲後人觀
模者而職三年間焦心極慮兢兢爲地方圖安全宏化
理之苦衷亦或可因是以呈現其梗槩然則茲集之刻
所以應檄命也不敢以徵文考獻自詡倘後之人緣是
而承接之則職繼往開來之任其亦何能已已

大清康熙丙午黃鐘之吉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蒲城縣事楚攸鄧永芳題

舊志序

聞之蒲父老言城自創起以來雖屢更代未遭破殘故
煙火市集舍廬器具與他郡邑稱最己丑之變叛黨竊
據其時諸大家右族見幾明作而市井者流貪圖營生
不克遠念者尚逾萬人城破戮擄畧盡千年積聚一朝
蕩然余不幸承乏其後入城見門扉盡扃衢巷掃跡至
夜鷄犬無聲且山魃怒嘯環城堡若告劫者無虛日余
乃殫力拮据延諸紳衿諮度之爲之繕完城郭修整捍
禦建立驛遞召募徒役一切政治刪繁苛務寬簡安輯
謫戍庶歸而復業凡百爲如闢草昧漸且計殲渠魁唐

威黨與解散盜戢民寧年餘始霍然有起色矣猶可幸
者豁除拋荒糧萬四千有奇各納戶得力辦已糧不至
牽連爲累甲累所以比限不俟鞭笞而余不佞得藉手
以如期報竣不獲譴獨是兵屠盜劫附郭田及鄉之町
疇以新荒告者幾二千石余力爲申請尚未
題蠲慮將來民累匪細甚惓惓也公餘訪求邑乘附載卷
末冀得達之

當宇以見損上益下曰益之意僉曰兵燹之餘片楮隻字
不存矣余聞之憮然曰邑令宰百里猶古錫之山川土
田之遺也山川不可考土田不可稽其將何以昭職守

他如建置沿革政蹟得失人物臧否文章盛衰又何問焉今當絕續之交失此不爲後恐久而彌湮也時雲伯李年臺以先朝制科棲遲林泉日以繙閱爲事乃敦託之搜究遺編三月藁脫云視昔逸亡過半余受讀之見其簡而核約而能該或多逸亡意不關短長之數也以是斟酌裁定余不佞敢多讓焉書成爰鳩工授之梓

大清順治庚寅長至日

賜進士第知蒲城縣事都門張舜舉題

大青剛出東宮是至日
 我朝順時安余不為嫌
 其時而沐沐而沐而沐
 之對衣也識三且葉銀
 李于金以去時時不對
 吾今當識之文大其不
 出服事置出華通爵爵
 夫人神神神神神神神

舊志序

予讀王制有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知天下郡邑之有志其作蓋由於此乎蒲城縣志凡十篇儒學教諭徐子所創編也歷春秋戰國迄於國朝凡二千餘年一方故迹亦略可見矣志旣成徐子以示予且請序諸首夫志之爲言識也蓋郡縣有沿革物產有饒乏人事有得失識之以備考稽均貢食昭鑒戒述往事以告後之人而所謂修教齊政之事所由得也是志所載天文地理人事皆有

焉予取其人。之有關於世教者。言之流官如張翥。孝子如趙玉烈。婦如姜淵。妻其休聲。懿聞百世之後。聞之者可以興起。此志之所以不容已也。嗚呼。是非定而鑒戒明。鑒戒明而取舍得。後之人觀乎警者而不知勸。惡者而不知戒。則亦非人類矣。嘉靖丁酉。萬斛山人楊爵題。

原序

邑有志以昭往示今而垂後也。吾邑自漢以迄於今，千百年中，豈無人焉留心記載，乃邑志竟付之爲缺典者，蓋將有所待也。先朝永樂間，蜀人明君輔者由舉人掌教吾庠，以闡教作人，邑不可無志也。乃博采群議，蒐輯舊聞，爰取關於風化足示勸懲、涉於沿革以備觀覽者若干，萃成一帙，命之曰蒲城草志。蓋取諸出於手錄，草草焉而爲之者也。以貽厥後。宏治辛酉，河東王虎谷先生督吾陝學政，臨蒲於時，魚臺李鈞署教事，屬纂邑志，乃循前志，偕生員梁質輩遠詢近訪，復得於散亡之

餘又若干將鉞諸梓無何鈔以他事望誤前後所爲志
并攜去急求之已厄於火矣惜哉嘉靖壬辰江津徐君
以鄉舉署教於蒲先生好古博洽人也惓惓以修邑志
爲分內事乃決意爲之於是多方搜索或考之於典籍
或采之於草野或質之於士夫積少成多聞所未聞更
復參酌已見筆削成書乃刊俸入本刊行用傳永永噫
先生之用心勤矣亦公矣夫有志以識邑因人以成志
志一也人一也一創於前一毀於後一復於今是知其
創也其毀也其復也存乎其人也然有數焉默運乎其
間則又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孰謂天下事有逃於數之

外耶 邑人韓坤題

舊志序終

有戊辰年序

六

